

张爱萍 著

熱河舊話

中国戏剧出版社

热河旧话

张爱萍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山庄文化丛书(二)

热河旧话
张爱萍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承德市印刷厂印刷

170.91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印张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104-01240-0/I·499 总定价(全套十本):160元

本册定价:16.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文通过对柳如嫣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生动地刻画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活在政治风云汇聚翻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形态下的一批热河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和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围绕着葛家的多层揭秘绝艺而展开的殊死较量,集中反映了热河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掠夺中所表现出的凛然大义和崇高气节。

文中对当时社会民俗的细腻描写再现了民国、日伪时期旧热河的一道独特的风物长廊。

这一束濡着绿痕的毛毛草
何以回报你斑斓大千的相与！

——作者题记

引 子

出了承德广仁岭奔西南古北口，是一条古驿道。据说，宋时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使辽走的便是这条路。清时这是一条极便捷的御路。尽管现在它已被厚厚的柏油铺盖成一条光滑如镜平坦、簇新的国道，名曰京承公路，可我依然习惯用眼睛将它掘开，拨出沥青下面的黄土覆盖层。兴许，一个又一个令人沉迷的故事就深埋在那里。

这大概是我的职业习惯。一个搞史料编辑的人总喜欢充当挖掘机的角色。

那份珍贵的史料就来自这条蜿蜒了千年的古道。不过，它并没有覆盖在沥青层的下面。当我的朋友紧紧抱着它，兴奋地向我描述它的由来时，他们正象弹子一样沿着古御道飞驰而来。

确切地说，这个弹子的始发地是台湾。从台湾—香港(转)—北京—承德。谁能料到，这条丝丝盘盘的御道竟与台湾这个稔熟于耳却又陌生于心的名字相沟联呢？

其实，历史上台湾对于承德(旧时热河)并不陌生。早在公元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寿诞的庆典仪式上，在浩浩荡荡为皇帝祝寿的队伍里，走着一位绿色长衣，红色短外套，头戴悬铃雉冠，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的怪异人物，这就是经过数月跋涉来到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的台湾高山族头领怀目怀。两个世纪后，公元1948年9月27日就在国共两党交兵于辽沈战役白热化之时，蒋介石亲自飞临这个咽喉要地，给党国十三军的弟兄们打气，要他们务必顶住不得有违。而这位委员长则从此逃之夭夭，一气跑到台湾，直至终老台湾阳明山。

三个小时后，那包辗转万里的东西早已放到我的案头。

朋友聪慧的眼睛里闪着几丝狡黠，几丝得意：“猜猜看这东西的价值？”

“总不会比曾侯乙墓、秦王兵马俑阵群的发现更轰动吧？”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笑着说。

“哎，这倒不敢说，不过，我敢肯定它的发现对于你就是曾侯乙墓就是兵马俑啊！”

“啊，你是说民国的东西？”

“你说呢？”

“太棒了！”从他的眼神里证实了我的判断，我高兴得手足无措。

朋友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里面有十多盘录音磁带，一幅带轴的旧画和一张发黄的旧照片。

这是一张约 20 岁左右的男女合照。男子头戴呢礼帽，身穿长袍，饱满的前额，紧闭着厚厚的嘴唇，颇有些少年老成的感觉。女的眉眼清秀，梳一齐耳短发，弯弯的嘴角略呈弧型向上翘起。身着宽袖紧身中式上衣和黑色百褶裙。看照片的背景和他们照相的姿态很是新潮。在一幢西式洋房的布景前，女的坐在一把老式太师椅上，头略倾于立在旁边的男子胸前，俨然一对恩爱文明的小夫妻。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漂亮的美术字：热河翠芳印相馆。照片的背面写有清秀的毛笔小楷字迹：布占豪葛黛柔新婚留念。摄于民国 22 年。朋友告诉我他们就是提供包裹的人。

我又打开了那幅旧画。这是一幅装裱得非常精美的竖幅二友月下对弈图。淡淡的月华使整个画面富于朦胧飘渺。虚虚实实的对弈人、随意置于一旁的酒坛和错杂相生的瘦石紫丁香在柔柔的月光下泛着清辉。画面右上角有一排列得非常巧妙，疏密有致的题款：“水凉酒一二三点，丁香花百千万头”。字迹出奇清绝，与画面相益得彰。左下角一枚小巧精致朱红闲章钤印“丁香”二字。奇

怪的是就在簇簇沐浴清辉的紫色丁香上边，斑斑点点晕染着暗红色的污渍。我一惊：难道是血迹？

“怎么，这幅画……”没等我发问，朋友微微一笑：“我知道你就要问。如果真的让我说那话可就长了。不如你自己亲耳听听布占豪葛黛柔二位老人讲述的往事吧”。

在接下来连续几个星期，我都是在录音机旁度过的。吱吱转动的机器和老人沙哑低沉的声音把我带到了七、八十年前的热河。

那是一段从热河老人心底流淌出来的旧话儿，一段真实的往事，它交织着血与泪，情与爱，激越与悲怆……

第一章

那是三十年代初的热河。避暑山庄仿佛一位垂暮的老者，在秋阳下怏怏而无生气。颓塌的宫墙裸露着残砖断瓦。四周的山野，林深草茂，秋虫们快乐地歌唱着，空气中弥漫着腐叶的枯霉与青草的清新。

三个十六、七岁的大男孩正兴冲冲地爬棒槌山。

跑在最前面的是布占豪，字旷达，洋车夫的儿子；中间的是葛玉轩，字敬亭，热河古玩、字画店荣胜斋老板的儿子；离他稍后不远处的是宏达堂药店老板的儿子张若愚，字睿智。三个人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同学，刚读完高小，准备考中学。趁礼拜天相约一起来登山，顺便试试自己的运气。葛玉轩与张若愚身着深灰色细洋布长衫，只有布占豪一身粗布短衫裤紧箍在他健壮挺拔的身上。

“喂，加油呀，比比看，谁先摘状元帽子！”布占豪用粗布短外套

的袖口抹了抹汗大声喊道。

“自然是你了，不过别神气，考棚里还不一准哩！”张若愚气喘吁吁地扬着笑脸。

布占豪已抢先登上蛤蟆石，三蹦两蹦站在蛤蟆头上，一只脚单立，双手作握笔状，斜上举起，扮着怪脸大声喊：“呔，诸位学子请听好，今奉文曲星之命特来钦点状元。有道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吾今足蹬金蟾手持玉笔一笔点下，汝千万把持住，不然哪个花容月貌的女子为汝披红戴花时还要搀将扶将不成？有失体统哪，切记切记！点啦！”边说边笑嘻嘻地冲着站在蛤蟆石背下正仰脖瞪眼往上瞧的葛玉轩、张若愚指点：“公鸡头，母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葛玉轩葛敬亭接旨！”

玉轩若愚在下面笑得弯腰捂肚，布占豪一本正经地拖着长音道：“请‘百花仙子’为今科状元披红戴花！有请百花仙子——”突然，占豪象被呛住了，顿了顿。玉轩若愚停止了笑，一起抬头追问：“谁，谁呀？”占豪的脸腾地红了，吞吞吐吐：“那，那自然，自然是柳、柳……”

“柳啥？……嘻，哈哈……”说笑间，玉轩若愚也爬上了蛤蟆石头，三人并坐在一起，任微微的凉风吹拂着他们。

他们谁都没有讲话。三颗年轻的心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位如诗如花的女子——柳如嫣。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岭似奔涌不息的海洋，风儿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擦过，又把它长袖舞向临近的灌木丛，树丛里发出窸窣的低吟。

许久，占豪噙声喻气地说：“往后咱哥仨，不论谁娶了她，都要好好保护她！”

玉轩若愚都心照不宣，却都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热河街。凹凸不平的窄胡同，一所低矮潮湿的老式民房里，私

塾先生柳辛农半卧在炕上，脸色蜡黄，枯瘦的颧骨上，泛着潮红。一阵阵的干咳憋得他满额头尽是汗。一位年轻的姑娘轻轻地为他捶背。姑娘的星眸上乌溜溜地笼罩着浓密的睫毛，仿佛挂着永远褪不去的忧郁，似颦非颦的双眉闪着俏丽与温柔。她便是柳辛农唯一的女儿柳如嫣。

柳辛农是个落魄的文人。满腹经纶却无人赏识，只好开个私塾馆聊以养家糊口。如嫣十岁上母亲就撒手人寰，撇下她他父女二人。自打后娘进了门儿，如嫣就没得好。

眼见如嫣一天天长大，出落得俏丽动人，加上这女孩儿天赋聪颖，琴棋书画经柳辛农稍加点拨就很不一样。后娘那双不安生的双眼就在她身上直转悠：嗯，这小妮子，若是下点本儿，将来没准是一棵大摇钱树呢！

后娘破例让如嫣在女校读完初小后又上了高小。左邻右舍都说如嫣前世修来的福气摊上个好后娘。就是亲娘，一个丫头子，谁家舍得让她读那么多书呢？

如嫣隐隐约约觉得后娘慷慨的仁慈后面总有一股阴森森的冷气，这让如嫣有些怕。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更增添了她心底的恐惧。

后娘黄氏，原本唱评戏的出身，年轻时亦曾在热河街上红极一时，人称“小桃红”。后来，“小桃红”人老珠黄撂下了唱戏的行当嫁了人。因不生育，被休了出来。经人撮合，又进了柳家的门。

这黄氏把柳家的一老一小捏巴得紧紧的，柳辛农连大气也不敢吭一声。

这会儿，黄氏扭着腰，手里扬着一块花手帕，倒着小碎步从栅子门出来奔向胡同口，尖声嗷气地喊着：“哟，八夫人，八妹，可想死我了！您这凤驾光临可折煞四姐喽！”

一辆洋车吱吱地从胡同口跑来。

洋车上坐着一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披一袭大红金丝披风，

墨绿色花绸旗袍的下摆随风一掀一掀，敞露出肉色玻璃丝袜。女人用高高尖尖的鞋后跟轻轻在车板上磕了一下，洋车夫便立住了。女人没下车，皱皱眉头对黄氏道：“四姐，你满世界吵个什么？可大街就听你了！”

“哟，八夫人，八妹，我不是想您嘛！我这下贱人家粗门大嗓惯了，哪像您哪？金贵！走路都怕踩着蚂蚁！”

“算啦，我不跟你瞎白话了！”女人从怀里掏出一黄绫子布包，用尖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掀开，拿出里面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本经书说：“四姐，你可看好了，这是我好不容易从大佛寺请回来的，是专为我们太太祈福的。如嫣恭录的时候一定要净面、净口、净手，心诚才灵嘛！”

“那是，那是。其实八夫人不必屈驾亲自送来，打发个下人送来，还怕我家丫头抄不好不成？”黄氏毕恭毕敬地接过黄绫包道。

“哎——，那可不一样，我亲自送来，不也是讨个心诚嘛！对啦——”八夫人顺手拿出一个小钱袋掏出八、九块光洋递给黄氏：“这是给如嫣小姐的赏钱。”

黄氏干枣般的脸立刻笑得眯成一团，鸡啄米似地连连道谢。

八夫人继续说：“你还甭说，哪辈子积了德，四姐你白捡了个好闺女。就她抄的那金刚经真让我露脸！什么五姨太、七姨太、二姨太的全让我比下去了。就连大帅也直夸，说那字什么绵里藏针，秀而不嫩，媚而不媚，一大套夸奖的话哩！”

“那，您说是我们如嫣丫头抄的啦？”黄氏直勾勾地用眼盯着八夫人问。

“瞎，哪敢呀！你还不知道我们那大帅，简直就是一只老馋猫，一点腥儿也碰不得的！嘻……我得回啦，过晚还得陪大帅上戏园子听戏哩！拜！”

洋车夫拉着八夫人一溜烟儿跑出胡同。

黄氏盯着八夫人的背影咽了口唾沫，摇摇头：“唉，真是今非昔

比，今非昔比呀！”

这位八夫人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八姨太。八姨太也是唱评戏的。早先跟黄氏搭一个戏班。黄氏红得发紫时，八姨太还是个跑龙套的。这几年人出息了，扮相俊，嗓子好，挑起了头牌戏，被老汤一眼看中，叫了两回堂子戏索性收房做了八姨太。黄氏打心眼里忌妒死了。

“唉，”黄氏酸溜溜地叹了口气，胳膊窝下夹着经书，扭扭腰径自回到屋里。

“咳……”柳辛农喘得更厉害了，憋得直翻白眼，把如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见黄氏进来，哭着对她说：“娘，爹都快不行了，怎么办呀？”

“嚎丧啥？离死还远着呢！哪辈子欠你们的，总也不叫人好受！”

“娘，是不是请个大夫来给爹看看呀？”

“请大夫，你掏钱呀！还愿的小鬼！”

“呜……”如嫣哭得泪人儿似的。

“得得，谁叫你娘心软呢？”黄氏摸摸黄绫子包眼珠儿转了转：

“如嫣，你上次没白受累。这不，人家给你的赏钱。”黄氏顺手从怀里掏出一块光洋递给如嫣：“拿着，给你爹请大夫去吧！这回人家又拿来一本，待会儿你可要细心抄好！”

如嫣接过钱，擦擦眼泪刚要出门，被气喘吁吁的柳辛农叫住了：“嫣儿，你，你一个姑娘家，怎好……去、去卖……字儿呢？”

“你懂个屁！都像你，喝西北风去！你以为你那位闺女是什么金枝玉叶舍不得抛头露面，告诉你，要不是老娘舍出一张老脸求爷爷告奶奶囫圇这个家，你们爷俩儿要饭都找不着门！”

一顿冰雹劈头盖脸砸向气息奄奄的柳辛农，砸向泪人似的如嫣。如嫣泪眼朦胧哽咽着安慰爹：“您老人家别着急，我马上请大夫来，就会好的。”

如嫣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到宏达堂。刚好张若愚正帮宏昌先生算帐，见如嫣来忙迎上去，听说柳父病得不轻，忙帮父亲打点好诊包跟如嫣来到柳家。

宏昌先生为柳辛农把脉、开方，若愚按方子去宏达堂取回药。半个时辰后，如嫣把药煎好。一付汤药下肚后，柳父病情稍有缓解，宏昌先生父子二人才辞别柳家。

柳如嫣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送走张家父子，服侍父亲躺好。她擦了一把脸，轻轻打开黄绦包，摊开笔墨伏在桌子上一笔笔抄起经书来。夜已很深了，跳动着的烛光把姑娘秀美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热河中学堂考生录取揭榜这一天，葛家大院格外热闹。

荣胜斋老板葛茂林春风得意地站在二门中院的花廊上应酬客人。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管家葛四招呼着下人把贺喜随礼的客人一一让到院子里早已准备好的喜棚里。只待客人齐了，十几桌的喜宴就开始了。

葛茂林今几个精神头比往日足十倍：老话儿不是说嘛，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老葛家的荣胜斋甬说在热河街，就是北平城提起来也是叫得响的。加上冯营子阎营子一带置办的上千顷好地，葛家的富甲在热河街是大家公认的。而这一切都是葛茂林苦心经营的结果。葛茂林凭着天资聪颖和刻苦勤奋，从一个裱糊匠起家，一点点学了一手鉴定、装裱字画的好手艺。特别是他的师傅也是后来的岳父留给他的祖传绝活多层揭裱更让他远近名声大振。原来，这热河街守着避暑山庄皇城根儿，街虽不大，却庙宇栉比，商贾云集。巴掌大的盆地杳杳晃晃高低错落地盖起不少王公府邸：什么和中堂府、肃中堂府，佟王府、常王、诚王、雍王、七王、五王、庄王、郑王府……。那些王公大臣们喜好附庸风雅，尽捣估些古玩、字画什么的，带起热河街的古董店，托裱行生意相当

红火。天长日久，就有那么一批人把着公子哥儿的脉，专门以仿、摹、制古字画牟利为生。一般说来，这些人打小便有较好的书画功底，再经过严格训练，采用摹临、改添、拆配、作旧等多种手法以假充真。如今，虽说是到了民国，这沿袭了百年的行当却久盛不衰。

葛茂林是这行当中的佼佼者。

他早已看不上那些挖、补、摹、拆等雕虫小技。一幅破旧不堪的古画，在葛茂林手里不出几月便修复如初，魔术般地原模原样地变出来至少两幅，多则三幅。拿到北平琉璃厂立马成为抢手货。眼见儿子玉轩已长大成人，葛家的家业能否兴旺发达就全指望他了。今天，葛玉轩果然不负父望，摘夺了中学堂的榜首，给原本声名显赫的葛家带来多大的荣耀呵！

“嗯，是该子承父业的时候了。”葛茂林不露声色地盘算着。他准备再虑练一段，把祖传绝技传给玉轩。不过，他觉得在让玉轩撑起这份家业前必须先给他物色个好媳妇，那样他的心才能真正踏实。

玉轩毕恭毕敬地垂手站在父亲身旁。他并不知道父亲准备托付给自己的重担。他正沉浸在怦然萌动的甜蜜与喜悦中。

在魁星阁宣榜仪式上，被布占豪言中，果然才貌出众的柳如嫣为第一名考生披红戴花。柳如嫣轻盈而羞涩地手持红花婷婷袅袅向玉轩走来，玉轩一阵眩晕。慌乱的目光正不知撇向何处，倏然间与如嫣宛若夜星的双眸相撞，刷地一下二人的脸庞登时红了起来。再看如嫣，低垂粉颈，轻舒玉指为玉轩系上了红披，又柔风般来到风琴旁坐下，随着音乐教师的指挥按动起琴键。伴着悠扬的琴声，一曲《热河学子之歌》荡漾在魁星阁大厅：

“涓于细流，武烈水汤汤，

荣于微草，僧帽山苍苍。

彼学子，

朝夕勿忘头悬梁，

勤勉更奋强。

睿智仁德知廉孝，

精英人杰仪表皇。

终不负，

热河桑梓育汝恩情长，

恩情长……。

在玉轩看来，眼前的这一切都仿佛是老天爷为他精心安排设计的。他太幸福了。揭榜仪式还在进行着。接下来是绅士代表讲话、督学训戒，先生致辞等一系列活动。而玉轩却充耳未闻。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怎样被人簇拥着走出魁星阁。他的眼前尽是如嫣的影子，如嫣的一颦一笑，一个轻轻回身，一个微微低头都挥不去抹不掉。他甚至觉得就连披挂在身上的红花还保留着如嫣幽幽淡淡的香气。

葛茂林对儿子此时的心绪全然不晓。他忙乎着要儿子一会儿拜见官吏要人，一会儿给大户的伯伯大爷叩首作揖。忽然在大门口影碑墙旁的葛四疾步跑进来，俯在葛茂林的耳畔低语几声。葛茂林立刻面露喜色连连道：“哦？敢情太好了！快，招呼白公子上屋坐！”

葛四亮开嗓门高声道：“有请喀喇沁旗小王子白公子！”随着喊声不大会儿，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头戴藏青呢礼帽，身着黑绸长袍，外罩烟色软缎坎甲，由影碑拐将进来，穿过二门，直奔花廊。只见他架着墨镜，梳着分头，高挑的个儿头，一副风流倜傥的模样，身后跟随着两个挑礼担的随从。

葛茂林赶紧迎上前去打着拱：“唉呀贤侄！有劳贤侄远道而来，令老朽寒舍生辉，已是感激不尽，又何必如此破费呢？快，玉轩，见见你世兄！”

玉轩欲上前施礼，被白公子止住。白公子将礼帽置于胸前微微颌首欠身：“听说贤弟荣登榜首，光耀门庭，可喜可贺！晚辈云飞

受家父之托略备薄礼，不成敬意，请世伯千万不要笑话。”

说话间，白云飞被葛家父子请入上屋坐叙。

这时，喜宴尚未开始。喜棚里围在旁茶嗑瓜子儿的人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身份高贵的喀喇沁旗小王子以及葛家父子待他奉若上宾的举动。

有两位客人窃窃私语：“你说今儿格为啥葛老板待小王子这么殷勤？”

“那还用说？小王子是啥人？热河街数得着的头面人物，又有戒烟局副局长的头衔！”

“瞎，今天来的大户大官多啦，葛老板咋没近便得这么邪乎？听说葛老板有意与小王子攀亲家，相中了白云飞的妹妹白瑞芳。”

“哦？真的？那倒也是千金配大户，门当户对！”

“还有，你道今儿个啥日子，白云飞亲自上门？”

“不是葛家小爷们儿金鲤跃龙门吗？”

“错啦！你想想，可热河街大户人家往日里摆场，啥时见白云飞亲自带着贺礼上过门？他那样的人，请都请不到的，一个小爷们儿的事就能让他自动上门啦？”

“那为啥？”

“醉翁之意不在酒嘛，说不准这会儿这位白公子人在上屋品茶，心早飞向西跨院啦！”

“哦——哈哈……”二人相视大笑。

上屋里，葛茂林殷勤地亲自为白云飞斟茶倒水。二人分别在金丝楠木桌两旁的太师椅坐下，玉轩垂着两手站在父亲身旁。

白云飞边品茶，边打量这间布置得儒雅、古香古色的客厅。

这是一幢一明两暗的正房。客厅是明间。褚红色大理石漫地，衬就得整个房间呈暖红的色调。一架绘有花鸟山水画的木屏风置于客厅进门处。房间内几件雕花木家俱闪着名贵的色泽。花架上一盆造型拙稚的小梅树生长得枝虬叶茂，为这间有点古板的